

去学校门口候接放学的外孙,经常看到许多家长手里拿着点心和饮料什么的,准备等孩子一出校门立即给孩子点饥。点心丰富多彩,看上去都很上档次,火腿肉松面包和奶油蛋糕之类。我偶尔也会带上一个菜包或肉包,相比之下该是个土老冒,也不免寒碜。好在外孙不计较,也不攀比,总能一口不剩吃得津津有味。

那天,一位熟悉的孩子的奶奶跟我一样也手持着一只大肉包子守候她的孙子,当她把包子递给孙子的时候,孙子的嘴馋了起来,不想啃大包,那奶奶就以我外孙为榜样相劝,孙子无奈接过大包,咬了两口,把包子里的肉馅吃了,顺手就把大半只包子皮给扔了。那奶奶似也没有什么表示,牵着孙子就离开了校门。我目睹此镜头后一阵锥心的疼痛……

回忆我孩提时,一只大肉包子是何等的宝贵、有着何等重的分量!应是极难得的一大享受。当年我家兄弟姐妹多,只有谁不慎跌跟头跌开了头,母亲方肯去买个大肉包子以

作慰藉。那时曾遐想着最好三天两头能磕破头该多好啊,也真的经常在疯玩时不慎跌破了头呢。当纱布包着伤口,眼里还噙着泪珠,手里则捧着热乎乎的肉包子,感觉哪像跌伤,分明是“光荣负伤”哦!那时的顺口溜是:“跌开头是额角头,(幸运)能吃一只

养德包子

吴翼民

肉馒头……”于我而言,还有另一个机会能有此享受,即偶尔能得到祖母的恩赐,祖母“慈悲为怀”不吃“干刀肉”,如果吃肉包子的话,会剥开包子,把一团肉馅赏赐给孙辈吃的。祖母偏心与我年龄相仿的堂兄,只有堂兄不在场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得到祖母的赏赐呢。因此,一只肉包子对童年的我有多大的诱惑。

我常把童年的故事跟外孙讲述,故外孙也懂得珍惜食物的道理。我想作为长辈和家有责任教育眼下娇生惯养的孩子,从小锦衣玉食对孩子的成长未必是好。

我有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最近跟我说起,他多次进大学校园办理大学生学业贷款,有意到学生食堂用膳,却每每看到有大学生浪费食物的现象,有时可谓触目惊心,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米饭和馒头随处丢弃,把包子里的馅心吃了,包子皮子就一扔了之。每看到这些现象,他就皱眉头心,寻思能给这样糟蹋食物的学生办理学业贷款么?这只是在食堂的见闻,浪费食物兴许还是小事,他告诉我说,有的大学生来自贫困地区,却向往城市里“体面”的生活,贷款到手后居然买高档手机、穿名牌衣服和鞋子、上馆子挥霍。凡此种种,他怎么能放

得下这一笔本该扶贫帮困的贷款呢?他向银行和学校领导汇报,提出建议,就到学生食堂现场办公放贷,桌子边上罗列有被糟蹋的食物,其中就有一堆被剥食馅心的包子皮子,寓意就是,被扔弃的包子没有了馅心,人的良心也被扔到哪里去了?但愿我朋友的这一招能起点作用吧。

油然想起几年前从电视里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位湖北农村的女孩考取了上海某师大的研究生,报到之日,竟和父亲一起扛来了两大袋的沉沉的大米——家里拿不出生活费,且将大米拿到学校食堂去换取饭菜票。这种三四十年前才会有的镜头看得我热泪盈眶,我当即让女儿也来看感受一下。我非常看好:这样的研究生必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因为她(他)懂得节俭养德的道理。



噬人鲨是鱼类中的暴君,体长7-8米,最长达12米,牙齿锐利,多达15000颗,折断之后又能长出新牙。而且它胃口极佳,饿的时候一路游过去,被它遇见的东西,无论死活,统统都会被吞进它的胃袋里,即使不饿的时候,猎物也会被吞下去,装在它肚里的专门储存食物的口袋,所以一般的鱼类看到它都会退避三舍,不敢靠前。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凶残贪食的噬人鲨在水里游动时,在两岸腰,城门上“雄踞吴楚”四字,点出了此处险要之势。看门的中年汉子说,除了流传的“伍子胥过关,一夜急白了头”,“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蒙混过关”等成语也出自于此。城楼上有关伍子胥塑像,城门洞下一块碾出车辙的古石板,提示游客,它连接的一头是楚“尾”,一头是吴“头”。如今我们几步就在门洞里穿越了楚吴两界,不由感慨那段过关的艰难历史故事。

从昭关城门上来,汗已收干,山风凉快,我们继续骑行。忽然感到车轮快转,下坡了,我手带刹车,无心观赏。好在几分钟后路面

我敢于置言,大凡受过常规教育的现代人,对朱自清和他的《背影》都不会陌生。

朱自清的父亲来世上一遭真的非常值得,孩子中有这么一位好儿子。无数读者在记住文学大家朱自清的同时,也记住了他父亲的舐犊之情与个性背影。是呀,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非要下笔万言,也未必要有豪华的文字阵容。《背影》篇幅区区,文笔质朴,仍然不失为感人至深的经典散文。

今日笔者念叨《背影》,乃是缘于现实生活的触动。诸位该看到一幅“背影”的电视广告吧,此背影非那背影,是一个时尚女人的背影,但似乎不能排除设计者从《背影》中得到启发的可能。其背后握着的那个醒目酒瓶,界定了朱自清与该设计者之间的差异——前者为情而书,后者为酒而谋。

嗟呼!众生百好,近酒者大有人在。坊间流传着一句调皮话:“别看咱们穷,小脸常常红。”生活中,或一壶浊酒喜相逢,或两盅琼浆壮行色,或举杯邀月对影成三人,等等,花白

睹物思人

许家福

在乡下那块老宅基地上,耸立着琉璃瓦顶、三开间的院落,那是龙年拆旧翻新建造的。原本想让年迈的母亲颐养天年的,可母亲享不了这一福分,在新宅院即将落成的前夕,母亲却悄然地走了。不过,告慰的是在母亲人生最后一站,终于回到新屋的客堂,静静地在那儿平躺了三天,五个子女和亲朋好友,陪伴着她老人家,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三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子欲养而亲不在。”新屋造好了,母亲却不在,这种追悔也许会伴随至终老。母亲辞世后,曾为母亲建造的那间堂屋,依旧摆放着母亲生前用过的物件:八仙桌、藤椅、木浴盆、竹筴竹篮、樱桃木古杆,还有灶间的灶台、铝壶、热水瓶、茶杯、火钳……

当我与家人踏进屋内,对照母亲遗照叫喊一声:“姆妈,我们看您来了!”母亲笑吟吟地凝视着,不吭一声。站在父母遗照前,拈上三支清香点燃,恭敬地拜上三拜,插入炉内,再烧上开水,沏好两杯绿茶供奉。然后端坐在那酱色的藤椅内,静静地呆坐着、追想着……

记得2005年母亲七十五岁那年,我也和家人到乡下探望她。那时,母亲身子骨还硬朗。刚踏入旧屋宅前,她老正埋头在屋檐下洗衣服。我亲热地叫上一声:“姆妈,我来看您啦!”母亲见着我们到

噬人鲨身边的小鱼

冯忠方

身边竟还有许多小鱼跟着它前呼后拥的,像是它的侍从,丝毫不担心被噬人鲨一口吞掉。过去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些身上带有美丽条纹的小鱼跟随噬人鲨是为了吃它剩下的残渣。但后来发现,这些鱼都是自己单独找食物吃的。于

开始平缓。上坡腿酸,下坡紧张,骑行中感受不一。

昭关与仙踪,山峦与水塘不叫,田地中水稻正绿。路旁常有叫不出名的鸟儿飞落树丛,农宅皆白墙红顶。水塘如明镜般,倒映出一间间宅屋。塘岸一圈矮树低草,站立着一两位垂钓者。

在仙踪镇路上询问古桥,靠人指点,我们

骑行右侧一条小路,一会看见一座三孔石桥,桥身高大挺拔,河面平静。桥栏两旁,有人钓鱼。桥栏端处,刻着“江淮桥”。桥的对面,露出寺庙的颜色和檐角,这是我们的新发现。走过桥面,遇见一位老太,一身中式斜襟白衣,黑长

背影

曾元沅

己的钱喝点老酒无可厚非。至于酒的上下,其实用不着劳神多言,连普通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更别提那些钞票“码卡码卡”经常进出专卖店的人,他们精明得很哩。而纵览日月春秋,历朝历代成俭败奢,这成了一条规律。复兴开来,岂容懈怠。有鉴于前车,窃以为作为公众媒体,还是多宣传勤俭节约为宜,别弄得屏幕上酒浪滔天。

我还发现,朋友当中有几位对《背影》烂熟于心的女士,她们的微信标识也用了自己的背影,不露正面真容。这样的背影标识比较含蓄。正因为含蓄,有那么一种月点波心、清风徐来的雅韵。笔者非但不反对这种构思,反而觉得这么着轻松随意。

当今社会信息之多,可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来形容。令人高兴的是,从这些“背影”发出的微信都

有所选择,既显现了对外部世界的关切,又不是有啥没啥,而是通过正能量的传递,使收信人从容地面对今天和未来,收拾起一份好心情。诚可谓:“背影”不背时,拿捏有分寸,良知起主导,情感在其中。

由上察之,朱自清的《背影》可以幻化为许多背影,纷呈出意味迥异的色彩,不得不惊叹时势的造化,并佩服现代人举一反三的聪慧。

返回文章开头,再聊聊他们父子俩。《背影》经过作者亲手交接的

第一个读者乃朱自清父亲本人。朱自清接到开明书店寄赠的散文集《背影》后,立即奔向父亲卧室,让老人家先睹为快。是时父亲已行动

不便,挪到窗前细读再三。据说,父亲激动得双手微颤,潸然泪下。这就是真情互动的力量啊!

朱自清抒发的深情感染了他父亲,也感染了千百万读者。只要世上有父子关系在,有善良的真心在,有爱读书的人在,《背影》则将永续流芳。而凡尘里的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正视现实,直面人生。



元,那是因为过去当妇女主任;什么今年积下了几千元,待你上海搬新家,送个千元红包;什么最近身体蛮好,人也长胖了;什么黄豆、赤豆、鸡蛋都给你备好了,等着来取呐……母亲讲得开心,我们听得高兴。是呀,人世间有什么比母子相聚,更感

动更开心的呢?俗话说:母爱是无私的。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她的孩子,而孩子被母亲疼爱又是天经地义的。不是吗?这么些年来,被母亲疼爱的事例不胜枚举。就在老屋拆卸前,我特地赶回老家,拍摄一些老屋的照片,还拍摄了几段视频,其中,一个视频便记录下母亲,在屋后菜园里拔萝卜的影像:画面中母亲挑拣几颗长得个大的红萝卜,扯掉叶子,对我说:“红萝卜糯性,带回家红烧吃。”这段珍贵的视频,如今我把它刻录成光盘,成为我追忆母亲的最好纪念。

母亲永远地远去了,可我就是疼不过,总觉得这么慈爱心善的老人,活到九十、一百岁也不过为。但人死不能复生,如今在我的心目中,权当母亲还在,每次返乡,总要到那间母亲的堂屋,泡上茶,坐在酱色的藤椅内,对着笑吟吟母亲的遗像,发着呆,忆念着母亲的好!

今宵打盹

陆贞雄

“一、二、三茄子!”(四字摄影名词)昨日谜面:镜中衰鬓已先斑(四字摄影用语)谜底:照相发白(注:发,头发;面为宋·陆游《书愤》句)

瓜窝棚

王忠范



秤和拴着铅笔的厚本子,先是一秤一秤地称,然后拿铅笔蘸蘸嘴里的唾沫写下名字和数量。送走一拨又来一拨,这段时间是老瓜头最忙火最高兴的日子。

大热的天,我们这些小蛋子常常晌午下河洗澡,从水里拱出来就凑到一块偷偷地去瓜窝棚,因为大人总是呵斥不让去。老瓜头一见我们就眯咪微笑,指着地上的瓜堆让我们擦干净了可使劲吃,没多一会儿我们的肚子鼓了。老瓜头说,瓜园的瓜不怕吃,就怕踩乱了瓜秧子碰掉了刚作了瓜瓜,你们帮我看看着点。其实他是怕我们偷瓜祸害了瓜园。

秋后,粮食卖了,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老瓜头的家结账送钱,像村里开会人员那样齐。老瓜头用舌头舔舔手指头哗哗啦啦翻着账本子,他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一个赖账的或者耍滑少给钱的。结账这么长时间,孩子们还隔三差五去白吃,谁能不说几句感谢的话呢。而老瓜头总要把来的人一一送出大门外,指着偏院子的瓜窝棚说:“明年按期开园,有钱没钱都去吃瓜,捧个场呀。”

现在提起瓜窝棚,就让人想起那时候乡下人的厚道热情,怀念那诚信互助的乡俗民风。